

英美文学名著导读详注本

Martin Eden

Jack London

马丁·伊登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美文学名著导读详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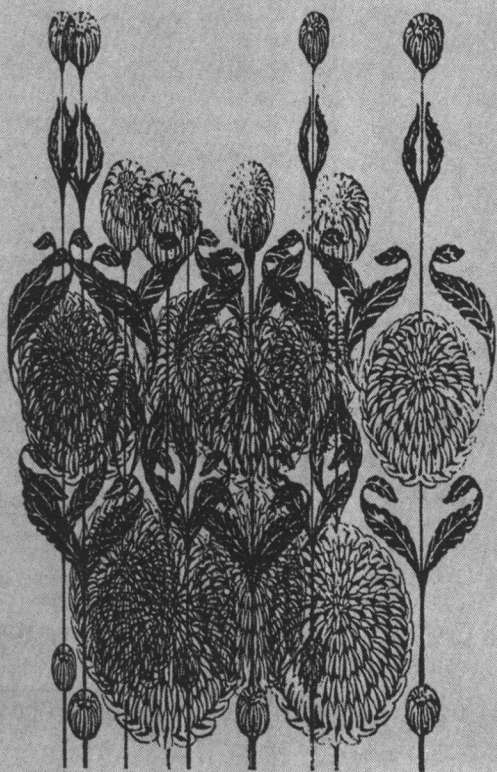
Martin Eden

Jack London

马丁·伊登

WJ
外教社

苏兴莎 注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丁·伊登:英文/(美)伦敦(London, J.)著;
苏兴莎注释.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英美文学名著导读译注本)

ISBN 7-81080-038-8

I. 马 ... II. ①伦 ... ②苏 ... III. 英语-语言读物,
小说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4667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65422031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a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ap.com.cn> <http://www.sflap.com>

责任编辑: 支顺福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092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472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8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80-038-8 / I · 004

定 价: 14.3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出版说明

为了继承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培养青年学子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从2001年起将陆续推出这套丛书。自林纾以降,经过几代译者的不断努力,西方文学经典已渐为国人接受。改革开放以来,原版文学作品更是源源不断进入我国的校园和课堂。时至今日,我们逐步认识到,那种原本刊行的简单的拿来主义难以满足学子发掘作品蕴涵的人文精神的需要,毕竟其中屡屡出现的外来语和各种典故妨碍了解读过程,而且文学语言本身的难度就不是仅靠一两套语言教材就能克服的阅读障碍,所以几经筹划,凭借学界大力襄助,将洋洋大观的英美文学名著汇编为一套导读详注丛书,奉献给广大热爱文学和学习英语的读者。

我社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先后充分听取了国内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专门约请了国内知名学者和研究有素的青年教师参与其事。由他们精心撰写导读文字并加以详备的注释,通过导读和详注这种面貌一新的形式,我们希望读者可以“知人论世”而又含英咀华,了解历代文学大师的生平事迹和当时的社会及文化背景,窥测作家的心路历程和创作轨迹,读者同时可以吸收文学语言的养分,提高文化素养和文学欣赏水平,我们相信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语言习得与培养素质应该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二者不可偏废,这也是我社推出这套丛书的初衷。

由于涉及作品的时间跨度逾三百年,而期间英语语言也在不断地沿革演化,从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倘若根据历史阶段陆续推出,未必能够真正有益于青年读者学习英语和领略作品神韵。因此我们将通盘考虑,把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放在一起推出,这样读者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有所选择。我们初步计划总数刊行一百种,每年分辑推出十余种,逐年陆续完成这一规模宏大的出版项目。

我们在这套丛书问世之际,得到学界和读者热情关心和支持,给我们提出建议和批评,协助我们精益求精,将丛书出版得更好。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年3月

CMR 2412

前言

一

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是美国20世纪著名小说家,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出生在旧金山的他是星象家威廉·亨利·詹尼和芙罗拉·威尔曼的非婚子。孩子8个月时,母亲嫁给了破产农民约翰·伦敦。此时,勤劳又和气的老伦敦已45岁,他给婴儿起名为杰克·伦敦,又把孤儿院中自己的两个女儿接了回来,组成了一个五口之家。为了生活,老伦敦尝试过多种职业,搬过好多次家。伦敦10岁时,全家搬到了奥克兰市。就像马丁一样,伦敦开始经常到奥克兰公立图书馆去免费借阅书籍,他最喜欢冒险、旅行、航海和探险一类的书,他与书中的人物同悲同喜。

13岁小学毕业后,伦敦被迫辍学进了一家罐头厂当工人,每天要干18—20小时的活儿,十分紧张,为了省钱,下班后,他还得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回家。后来,这段痛苦的经历,在伦敦的短篇小说《叛逆者》中作了生动的描述。罐头厂的苦差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于是伦敦借钱买下了一只“酩酊号”船,做起了“蚝贼”来。他带着几名船员,夜里去袭击海湾中的私人水产养殖厂,偷取牡蛎,然后早晨在黑市上高价出售,一夜之间伦敦可以赚得相当于在罐头厂几个月的工资,但却不得不冒着被枪杀的危险。6个月之内,15岁的伦敦便成为“蚝贼之王”,这使他初次尝到了胜利者的滋味,这种强者式的人物后来多次出现在伦敦的不同作品中。17岁时,伦敦在一艘猎捕海豹的船上当水手,在太平洋上漂泊了7个月。1893年,美国爆发了19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失业者自发地组织起来,开赴华盛顿,向政府请愿,要求就业。伦敦也参加了“凯利工业大军”进军华盛顿,示威失败后,伦敦成了流浪汉,后又因流浪被关进监狱。这些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使伦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让他看到了社会中最黑暗的一面,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

1895年,伦敦进奥克兰中学学习,他以惊人的速度和毅力仅用了

16个月便学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并于次年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可还不到一年,迫于生计,伦敦只好退学。此时,他一心想当个作家以脑力谋生。伦敦一边自学斯宾塞、达尔文等人的著作,一边大量阅读国内外著名作家,如吉卜林和史蒂文生等人的作品,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他在半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中曾写下这样的话:“他有时每天阅读达19个小时之久。”1897年伦敦加入了涌往北方阿拉斯加的淘金大军,虽未淘到一粒金沙,此次经历却丰富了他以后的创作:北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丽景色使他陶醉,印第安人简单纯朴的部落生活以及形形色色的淘金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伦敦回到家后,发愤读书,在半饥饿状态中埋头写作,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1899年,伦敦的第一篇小说《给猎人》在《大陆月刊》上发表。之后他又陆续发表了《狼之子》(1901)、《严寒中的孩子》(1902)以及长篇小说《野性的呼唤》(1903)。这些最初发表的小说,伦敦称之为“北方的故事”,它们取材新颖,富有传奇的色彩,受到读者的欢迎。1903年,伦敦发表了反映伦敦东区贫民窟里贫民悲惨生活的报告文学《深渊里的人们》,引起强烈反响,伦敦的声望不断提高。同时,他也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06—1910年是杰克·伦敦创作上的高峰期,他发表了许多篇革命论文及长、短篇小说,包括《热爱生命》(1907)、《铁蹄》(1906)、《白牙》(1906)和《马丁·伊登》(1909)等。

伦敦的钱袋迅速地鼓了起来,之后他开始了挥金如土的生活。1907年,伦敦带着妻子登上了自己的豪华游艇到太平洋上航行,此次航行历时两年多,伦敦写了约30篇以太平洋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其中包括《南海故事集》(1911),精彩的短篇有《嗨!嗨!嗨!》和《在甲板的天篷下面》等。然而,这时伦敦的债务在上升,文学名声下跌。1909年回到旧金山后,他又开始了突击写作,在重新挣到了大笔大笔钱的同时,伦敦也再次登上了文学高峰。

从太平洋回来后,伦敦开始兴建豪宅“狼舍”,这时,他对社会斗争已不再感兴趣,在此其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天大亮》和《月谷》已明显地表现出消极的倾向。1913年,伦敦的“狼舍”刚竣工就遭火灾毁于一旦,从此伦敦一蹶不振。1916年,伦敦正式声明退出社会党,随后回到奥克兰郊区。这时的他经常是借酒浇愁,心情沮丧,彷徨不安。最后就像《马丁·伊登》中的主人公跳海自杀一样,伦敦服用过量麻醉剂自杀,终年40岁,身后留下了50部著作和解不开的谜。

杰克·伦敦是个多产的作家,他创作前期思想观点比较激进,然而

他同时信仰几大哲学流派,这就构成了他创作思想上的矛盾。有些作品因是迫于挣钱还债的压力而作,也就使得他的作品难免良莠不齐,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美国的著名作家。至今,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动物小说和批评当时社会现状的小说如《野性的呼唤》、《白牙》、《铁蹄》和《马丁·伊登》还广为传阅,享有很高的文学声誉。

二

1907年夏,杰克·伦敦乘着自己的“斯那克号”颠簸在太平洋上,开始了《马丁·伊登》的创作。每天,他坐在舱口上,聚精会神地写上一千字。就这样,伦敦于第二年二月写完全稿,据说原稿很少有涂抹的地方,可见当时作者是胸有成竹的。从1908年9月至1909年9月,《马丁·伊登》在《太平洋月刊》杂志上连载,1909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发行单行本。《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的代表作,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标志着作家的创作高峰。

《马丁·伊登》前半部主要取材于作家本人早年的经历,尤其是1898—1899年成名的经历,因此带有自传性质,然而,主要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伦敦在该部小说中所描写的是一个企图跻身于成名者行列的年轻人的成功之路和他的悲剧结局。主人公马丁·伊登是个出身卑微、才识浅陋的年轻水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救了富家子弟阿瑟,由此结识了摩斯一家人,开始接触到上流社会并萌发了羡慕之心。爱上摩斯家的小姐罗丝之后,马丁为了能挤进上层社会,能与罗丝结婚,他弃海从文,埋头读书写作,想靠当作家出人头地,赢得罗丝。但事与愿违,马丁连遭失败,退稿如山,罗丝也离他而去。可马丁在失望之际仍坚持写作,终于有一天,他的文章开始被采用,从此稿约不断。马丁成了红极一时的文人,有了花不完的金钱,享不尽的富贵。于是周围那些先前鄙视马丁的阔佬们又开始奉承他,就连罗丝也跑来要重修旧好,对此马丁困惑不解,及至投海自杀。1908年,《太平洋月刊》连载这个故事时,还曾悬赏500美元,让读者来猜结局,后来,许多人认为自杀绝非是马丁逻辑的必然结局。那么,为什么作者要安排这样一个结局,让梦想成功之际成为马丁的命终之时?如果我们探究一下马丁的成长过程,马丁梦想的产生、实现与破灭的过程,也许会找到答案,将能更好地理解与欣赏这部小说。

马丁原是个出身下层的水手,在结识了摩斯一家人后,便有机会开始接触上层社会。对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马丁由惊奇转为羡慕,由自卑形秽转为跃跃欲试,由对罗丝的崇拜到非她不娶。尽管马丁深知自

己与这个世界、与罗丝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但他心中充满了热情、自信和憧憬,他认为凭借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这一切,梦想就这样在对上层社会五光十色生活的向往中、对爱情的渴望中孕育产生了。

在为理想而奋斗的路上,马丁凭着初出茅庐的稚气,一边工作,一边发奋学习,很快便学完了中学的课程。然后又自学文学和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不少篇作品,但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采用他的稿子。马丁只好当掉衣服、自行车和手表,饿着肚子坚持写作。他自信自己的作品有独特的风格和内容,真实地再现了生活,不同于那些流行的、低级趣味的庸俗作品。可是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没人理解、没人认同。马丁对此愤愤不平,迷惑不解,这正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随着更多地接触上流社会,马丁有机会结识了更多的大人物。结果发现他们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文雅而高尚,相反大多数人自以为是、浅薄无知。就连罗丝也只不过是庸俗、自私自利的富家小姐。她权衡利弊,感到与马丁过好日子无望,最后绝情地离开了马丁。马丁无法理解这一切,他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对自己想与之为人伍的人感到失望。

就在马丁心灰意冷,创作欲下降时,却时来运转,报刊杂志开始采用他的作品,各家刊物竞相介绍他,向他约稿。马丁成了红得发紫的名人,他的“金钱源源而来,名声也愈来愈响。”各界名流竞相请他吃饭,希望与他交往。这其中包括昔日曾反对过他的人:有被马丁痛斥其昏庸无知而恼羞成怒、怀恨在心的法官勃朗特,有极尽嘲讽之能事的姐夫希金波森和曾竭力反对女儿婚事的摩斯大人,等等。罗丝也主动地找上门来希望重温旧梦,甚至愿意委身于他。这使马丁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作品都是早就完成的,不知被退了多少次,为什么今天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表呢?而他本人,也还是过去的那个马丁·伊登,一点儿也没有变。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奉承他呢?”马丁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这个社会原来是如此虚伪、如此丑恶。他感到绝望:“我是个病人,病的不是我的身子,是我的心灵,我的头脑。我好像已经丧失了一切价值观念。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我病了,病得很重,我已尝够了生活中的一切,我对什么东西都没有欲望了。”至此,马丁式的梦想彻底幻灭了。最后他只能到大海中去寻求永久的安宁。一个正直、富有才华的作家由于无法跟自己的良心妥协,只好以自杀向当时的社会抗争。

诚然,马丁的自杀乃至整部作品都具有争议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伦敦在这部小说中真实地再现了美国20世纪初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社

会思想。伦敦希望许许多多马丁式的青年能冲破环境、遗传和现状的束缚来获得自由,实现梦想。虽然主人公的理想最终破灭,以悲剧告终,然而这种悲剧却能震撼读者的心灵,唤起人们要求改变现状,改变人的生存条件,同时也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美国式的梦想或神话是以信仰为基础,而非基于理性;以理想为基石,而非基于现实。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上,《马丁·伊登》起着先驱作用,后来有不少作品都描写了各种各样的梦想的幻灭,如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和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等。可以说这类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马丁·伊登》这部小说的启发和影响,从而使百余年来美国小说在反映社会与个人、表达个人与民族生存独立意义方面形成了有别他人的体系。在这体系中,追求理想与现实中理想破灭这对矛盾构成了传统美国文学中特有的情结。

三

如前所述,自传性质是《马丁·伊登》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伦敦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全部感受都融注到了主人公身上。在讲述马丁这个天才作家成长及毁灭的同时,伦敦也回忆了他自己充满戏剧性的文学创作生涯,对所受的挫折和获得的成功在多方面都作了较为深刻的反省。

小说中马丁与罗丝的故事实际上也就是伦敦和梅布尔·阿普加思小姐的初恋。梅布尔比伦敦大三岁,她们家是在奥克兰落户的体面而殷实的英国人。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英文系的学生,金发碧眼,体态轻盈,伦敦把她比作长在细茎上的一朵金花。他从阿拉斯加回来后,两人私定终身,遭到梅布尔母亲的反对,伦敦只好靠写作出名挣钱来赢得她。由于接连遭到退稿,梅布尔也渐渐对他失去信心。当《北方的奥德塞》终于敲开编辑室的大门时,伦敦打算与梅布尔结婚,然而,此时梅布尔不愿违背母亲的意愿,只好与伦敦分手。所以,从伦敦处理马丁与罗丝的关系的方式上看,我们至少可以说作家同时也在反思他本人初恋的失败原因:正像马丁和罗丝不属于同一阶层不能走到一起一样,伦敦与梅布尔这两个来自不同阶层的人难成眷属,因为横在他们之间那道无形的鸿沟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无法逾越的。

伦敦的思想意识和哲学观点都较为复杂,这一点在马丁的身上也有着充分的体现。马丁与社会主义者关系密切,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自学与创作过程中他还大量阅读了斯宾塞的社会学说,甚至在社会主义者的聚会上发表演讲,宣扬“适者生存”的观点。同时,马丁

又是尼采超人学说的忠实信徒和实践者,他相信人有强弱之分,真正的强者或者说最理想的人就是超人(the superman),他们具有超越常人的特殊品质和意志,能以超人的意志达到常人不能达到的目的。所以,为了出人头地,为了得到罗丝,马丁可以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可以一连好几个钟头埋头看书。马丁就这样以超人的毅力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从一个本来说话时连语法都免不了要出错的水手,一跃变为能够熟练地驾驭语言的大师;从原来孔武有力式的超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尼采式的超人。马丁发现自己“有不少意想不到的力量”,“不禁心醉神迷,觉得自己什么都干得成”。他宣称:“我是个个人主义者”,我相信“捷足先登,强者必胜”。在马丁的心目中,尼采所说的那个强者是世界真正的主人。其实这些完全是伦敦本人思想历程和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所以,当有人怀疑马丁这一人物的真实性,怀疑他取得的成绩时,伦敦不无自豪地说:“我就是马丁·伊登”。^①但后来马丁觉得与这个上流社会格格不入,惊异地发现原来自己所羡慕的那个社会只不过是虚伪、丑恶的怪圈,充斥着愚昧无知、卑鄙龌龊的“俗物”。他不解,他困惑,他无法再面对这一切,只能回到他起始之点大海之中。在此,伦敦是借马丁来总结自己,思考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否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可以通过奋斗来实现梦想?如果连马丁这一强有力、富有才华的人都不能真正圆梦的话,那么现实社会究竟为每个人实现梦想提供了多大的可能性?

另外,有关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在此还需要提一下。

《马丁·伊登》在出版之前,伦敦曾经拟过三个书名:“成功”(Success)、“星尘”(Star Dust)和“马丁·伊登”(Martin Eden)。他最喜欢和倾向于“成功”这个书名,因为他在强调马丁成功的同时,也讽刺了他成功之后的迷惑,可以说这是个带有引号的成功。而出版商却选中了无倾向性的“马丁·伊登”。伦敦在赠给厄普敦·辛克莱的那本《马丁·伊登》的题词中写到:“我写作《马丁·伊登》的宗旨之一就是攻击个人主义,我一定是失败了,因为没有一本书评家看出这一点。”^②而且就连当时的社会主义评论家也指责他为个人主义辩护,说他已经放弃社会主义信仰。对此,伦敦十分恼火,一再称这是他最被误解的作品。他的妻子夏米安在《杰克·伦敦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自传,《马丁·伊登》和《海狼》……都是对尼采哲学的攻击,这

^① 厄尔·拉博尔,《杰克·伦敦》,纽约瑞恩出版社,1974,第48页 ^② 见琼·伦敦的《杰克·伦敦和他的时代》,第329页

一点就连社会主义者都没看出来。”^①

那么为什么作家的创作意图不被读者和评论界所理解呢？这还需要从作品本身来寻找原因。

首先，在小说中伦敦以大量的篇幅不厌其详地描绘马丁的内心活动和言论。在29章中，在摩斯家里，马丁谈到他是个人主义者；在37章中，马丁详尽地谈了自己的个人主义观点，而且指责“杂牌”的美国民主，说勃朗特法官是社会主义者。他还自称是尼采的信徒，并宣扬他所采取的立场是以生物的自然淘汰法则、强者必胜、永远将社会分为奴隶和奴隶主的尼采观点，以及强者把国家从不可避免的崩溃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希望为基础的，等等。纵观全书，似乎伦敦很欣赏马丁这种个人主义观点，并未加以批判。仅凭给马丁安排了一个悲剧式的结局是很难让人真正领会创作意图的。

其次，伦敦对书中唯一的一个有名姓的社会党人勃力森登却着墨不多，相反勃力森登被描写成一个游手好闲的嗜酒之徒、一个浪漫派人士、一个愤世嫉俗的颓废主义者、一个肺病患者，而且大量吸用麻醉剂。另外，勃力森登还公开表示对劳苦大众的鄙视，他之所以拥护社会主义，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仇恨，愿意以任何制度替代它。这些都使勃力森登的形象大为逊色。假使伦敦塑造了一个意志坚定、思想丰富、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者形象，那么相形之下读者自然会发现马丁的缺点，从而厌弃个人主义者马丁。

在马丁·伊登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生活中杰克·伦敦的许多侧面。他仰慕成功，为之奋斗，但对成功的意义产生怀疑。这种对功名带来的物质上的攀升既向往又批判的矛盾态度，使马丁·伊登这个人物更加可信。“伦敦的作品多姿多彩，因为他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他作品的思想观点和感情倾向有时互相矛盾，因为在他的个人生活中，社会地位、道德观念、人生信仰等，许多方面的东西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令他无所适从。”^②马丁·伊登不是一个模式化的英雄或反英雄，各种品质他兼而有之。

四

《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成功的作品。作者通过许多能诉诸读者感官的、引起联想的故事来表达他的思想。这部小说恰似一艘扬帆远行的航船，将人们载到广阔无垠、波涛汹涌的

① 同上，第357页 ② 虞建华，《杰克·伦敦》，台北业强出版社，1996，第11页

大海,使人嗅到一种热烈、粗犷和清新的气息。

《马丁·伊登》的艺术特色首先在于他成功地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罗斯是个苍白、轻灵的人,生着一双大大的、脱俗的蓝眼睛和一头浓密的金发。她线条优美、风度翩翩。罗斯最初给马丁的印象是那么“严肃、甜美、敏感、怜悯而温柔”。在她身上简直具有“崇高的神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她衡量人的标准完全是她们上层阶级的标准,看中的是金钱和地位。其实她只不过是个目光短浅、极端自私自利的富家小姐。

马丁的姐夫希金波森是个自私庸俗的小商人,讲的是“现金交易”。马丁落魄时,他对小舅子的态度是冷淡、刻薄、鄙视,甚至夜晚多看一会儿书就要算煤气钱。马丁成名后,他又厚着脸皮巴结奉迎。

另外,小说中的银行家、法官、社会党人、小商人和洗衣匠等,虽然着墨不多,但每个人物都形象丰满、栩栩如生。如法官、银行家的装腔作势,小商人的唯利是图,洗衣匠的心地善良等等。

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是该小说的另一特色,伦敦惯于用人物的行动来表现其性格特征。而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有时通过人物的表情、动作来刻画人物的复杂心理;有时通过人物自己的独白、梦境和幻觉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干脆出现大段的心理描写,把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秘和盘托出。例如,有一次马丁从罗斯家回来后的复杂心情,作者是这样描绘的:

“……你是谁呀,马丁·伊登?”当夜回到屋子里,他冲着镜子里影子问。他对自己的影子诧异地凝视了好半晌。“你是谁呀?你干什么的呀?你是什么身份呀?凭你的身份,你就只配爱像丽西·康诺莱那种姑娘……可是你竟胆敢打开书本来读,倾听优美的音乐,……去爱上一个苍白的天仙般的女人,她离开你可有十万八千里,生活在高高的星空中哪!你是谁呀!你干什么的呀?你这该死的!你到底做得到吗?”^①

生动形象、富于个性化的语言的成功运用是《马丁·伊登》艺术上的又一特色。马丁与读者初见面时,满口土话、俚语,发音不准,经常犯语法错误。这与他的文化背景和身份很相称。随着马丁不断地自修,他的语言也逐渐规范,谈吐也高雅起来。

《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书中所描写的社

^① 吴劳,《马丁·伊登》,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86页

会生活具有现实的深刻性和广泛性。这是一部包含着 20 世纪丰富社会思想的作品。正如评论家菲力普·方纳所指出的：“没有一个美国作家比杰克·伦敦更能作为时代的明确的发言人。因为他打破了冻结美国文学的坚冰，使文学与生活产生了有意义的联系。”^①

苏兴莎

2000 年 10 月

① 菲力普·方纳，《杰克·伦敦：美国的叛逆者》，纽约，第 17 页

CONTENTS

CHAPTER I	1
CHAPTER II	11
CHAPTER III	20
CHAPTER IV	27
CHAPTER V	31
CHAPTER VI	36
CHAPTER VII	43
CHAPTER VIII	53
CHAPTER IX	60
CHAPTER X	68
CHAPTER XI	74
CHAPTER XII	80
CHAPTER XIII	84
CHAPTER XIV	93
CHAPTER XV	103
CHAPTER XVI	110
CHAPTER XVII	117
CHAPTER XVIII	123
CHAPTER XIX	127
CHAPTER XX	133
CHAPTER XXI	139
CHAPTER XXII	144
CHAPTER XXIII	150
CHAPTER XXIV	155
CHAPTER XXV	163
CHAPTER XXVI	171
CHAPTER XXVII	180
CHAPTER XXVIII	192

• ii • 目 录

CHAPTER XXIX	198
CHAPTER XXX	208
CHAPTER XXXI	215
CHAPTER XXXII	223
CHAPTER XXXIII	228
CHAPTER XXXIV	234
CHAPTER XXXV	240
CHAPTER XXXVI	244
CHAPTER XXXVII	251
CHAPTER XXXVIII	259
CHAPTER XXXIX	263
CHAPTER XL	269
CHAPTER XLI	275
CHAPTER XLII	281
CHAPTER XLIII	289
CHAPTER XLIV	297
CHAPTER XLV	304
CHAPTER XLVI	315

I

The one opened the door with a latch-key and went in, followed by a young fellow who awkwardly removed his cap. He wore rough clothes that smacked of the sea, ① and he was manifestly out of place in the spacious hall in which he found himself. 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his cap, and was stuffing it into his coat pocket when the other took it from him. The act was done quietly and naturally, and the awkward young fellow appreciated it. "He understands," was his thought. "He'll see me through all right."

He walked at the other's heels with a swing to his shoulders, and his legs spread unwittingly, as if the level floors were tilting up and sinking down to the heave and lunge of the sea. ② The wide rooms seemed too narrow for his rolling gait, and to himself he was in terror lest his broad shoulders should collide with the doorways or sweep the bric-a-brac from the low mantel. He recoiled from side to side between the various objects and multiplied the hazards that in reality lodged only in his mind. Between a grand piano and a centre-table piled high with books was space for a half a dozen to walk abreast, yet he essayed it with trepidation. His heavy arms hung loosely at his sides. 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ose arms and hands, and when, to his excited vision, one arm seemed liable to brush against the books on the table, he lurched away like a frightened horse, barely missing the piano stool. He watched the easy walk of the other in front of him, and for the first time realized that his walk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 men. He experienced a momentary pang of shame that he should walk so uncouthly. The sweat burst through the skin of his forehead in tiny beads, and he paused and mopped his bronzed face with his handkerchief.

"Hold on, ③ Arthur, my boy," he said, attempting to mask his anxiety with facetious utterance. "This is too much all at once for yours truly. ④ Give me a chance to get my nerve. ⑤ You know I didn't want to come, an' I guess

① smacked of the sea: smack of 带有某种气味。此处指衣服带有海水味儿 ② the heave and lunge of the sea: 海水的翻腾 ③ Hold on: 等一下 ④ yours truly: 马丁对自己的谦称 ⑤ get my nerve: 定一下神

your fam'ly ain't hankerin'^① to see me neither."

"That's all right," was the reassuring answer. "You mustn't be frightened at us. We're just homely^② people — Hello, there's a letter for me."

He stepped back to the table, tore open the envelope, and began to read, giving the stranger an opportunity to recover himself. And the stranger understood and appreciated. His was the gift of sympathy,^③ understanding; and beneath his alarmed exterior that sympathetic process went on. He mopped his forehead dry and glanced about him with a controlled face, though in the eyes there was an expression such as wild animals betray when they fear the trap. He was surrounded by the unknown, apprehensive of what might happen, ignorant of what he should do, aware that he walked and bore himself awkwardly, fearful that every attribute and power of him was similarly afflicted.^④ He was keenly sensitive, hopelessly self-conscious, and the amused glance that the other stole privily at him over the top of the letter burned into him like a dagger-thrust. He saw the glance, but he gave no sign, for among the things he had learned was discipline. Also, that dagger-thrust went to his pride.^⑤ He cursed himself for having come, and at the same time resolved that, happen what would, having come, he would carry it through. The lines of his face hardened, and into his eyes came a fighting light. He looked about more unconcernedly, sharply observant, every detail of the pretty interior registering itself on his brain. His eyes were wide apart; nothing in their field of vision escaped; and as they drank in the beauty before them the fighting light died out and a warm glow took its place. He was responsive to beauty, and here was cause to respond.^⑥

An oil painting caught and held him. A heavy surf thundered and burst over an outjutting rock; lowering storm-clouds covered the sky; and, outside the line of surf, a pilot-schooner,^⑦ close-hauled, heeled over till every detail of her deck was visible, was surging along against a stormy sunset sky. There was beauty, and it drew him irresistibly. He forgot his awkward walk and came closer to the painting, very close. The beauty faded out of the canvas. His face expressed his bewilderment. He stared at what seemed a careless daub of paint, then stepped away. Immediately all the beauty flashed back into the canvas. "A trick picture,^⑧" was his thought, as he dismissed it, though in the midst of the multitudinous impressions he was receiving^⑨ he found time to feel a prod of indignation that so much beauty should be sacri-

① an' I guess your fam'ly ain't hankerin'; hankering 渴望。此句中的 an' = and, ain't = are not, fam'ly = family, 这些都是非规范用法, 下层人说话时常有的语言特征

② homely: 简朴的, 这里指普通的

③ His was the gift of sympathy: 天生富有同情心

④ fearful that ... afflicted: 怕自己的品性和能力同样地受到苦恼。(此处指马丁不知所措的心态)

⑤ dagger-thrust went to his pride: 这如同匕首般的一瞥也伤了马丁的自尊心

⑥ He was ... to respond: 他对美敏感, 而这里正是有着使他敏感的东西(地方)

⑦ pilot-schooner: 领港船

⑧ A trick picture: 这画儿会变戏法

⑨ multitudinous impressions he was receiving: 感受的形形色色的印象